

Sing Tao Daily

F02 | [星島教育](#) | [恒管語絲](#) | [By 鄒芷茵](#) | 2016-02-29

「與民同樂」之古今義

各地政府都愛在重要節日為民眾和遊客舉辦歡慶活動，可謂與民同樂。從前的「與民同樂」，有君民同樂、官民同樂之意；而今人多引申「與民同樂」為與眾共享歡樂之意，不再拘泥於古義中的君民、官民，古今意義頗有分別。

君民偕樂實踐「王道」

與民同樂，自古樂見。孟子追求天下歸心的「王道」，屢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大談與民偕樂、與民同樂，認為以推己及人之心來施行仁政的話，就可達與民同樂之境。孟子的推己及人並不停留於「將心比己」的層次；用摩登一點的字眼來說，他要讓這些君主思考「統治者」這個個體，與「國家」這個集體之間的關係。

孟子所言之與民同樂，在孔子儒學上實有其折衷權宜之處。他先不論宗法，刻意引導君主設想「百姓以君主動靜為樂」的美妙情狀，趁勢游說君主不再「獨樂樂」、「少樂樂」，而追求「與人樂樂」、「與眾樂樂」，請君主把自己想像成「國家」的一部分，鼓勵君主融入集體意識之中。與民同樂之時，百姓聽到君主車馬漸近之聲，會歡欣雀躍；賢君則既好於與百姓同樂，也有欣賞宮內美景之閒心。於孟子而言，「與民同樂」乃「王道」境界，而非只為哄百姓一笑的施政手法。

宋明時代幾位與民同樂的為官文人，也叫人難忘。范仲淹在岳陽樓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、歐陽修在醉翁亭「醉能同其樂」、蘇軾命名「喜雨亭」以與民同歡；這些同樂場景都由君民變成官民，地理空間更具體，以細膩之筆寄情山水，繪聲繪色。王道實踐需時，於孟子而言，百姓大多以生老病死為憂樂，就算做到「養生喪死無憾」，才不過是「王道之始」，道路悠長。漢、唐、宋、明的政治制度、城都發展屢經變化，民眾生活大致比春秋戰國之時安定，日常生活也愈見仔細。范仲淹等在小小生活空間裏舉杯亭上，把酒臨風，追遠言志；眼前所見，又是四時景象及百姓歡愉神態，情狀自然比孟子王道之境更加生動，情懷亦更感人。

今天官民同樂之境界，已為「與眾同樂」所取代，大都從終年不息的飲食攤位、倒數活動、主題購物等商業行銷而來。我們活得較像騷人墨客，時空意識敏銳而急速，感情更容易隨四時而憂樂了。相較起來，當日范仲淹雖曉覽物之情，但以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為志，尤顯樸雅。

註：小題為本報所加

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講師 鄒芷茵博士